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殿閣詞林記　　傳記類三總録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明廖道南撰道南有楚紀已著録道南自正徳辛巳改庶吉士由編修歴官侍講學士在詞垣最久嫻習掌故因集詞林殿閣宫坊臺省諸臣舊事分類記載以成是編其例凡仕至華蓋武英諸殿者曰殿學文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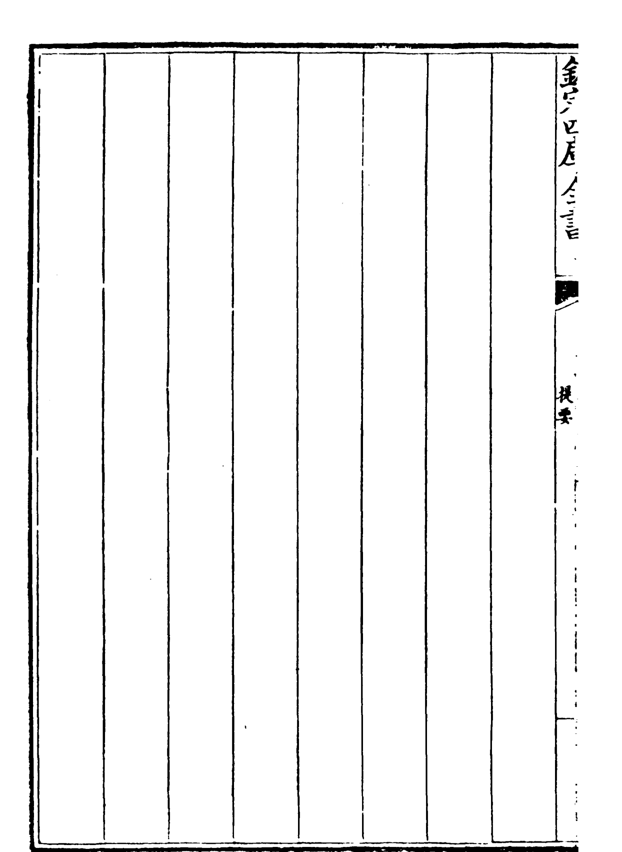
東閣者曰閣學兼六館者曰館學晉詹事者曰宫學屬春坊者曰坊學屬宏文者亦曰館學典成均者曰廱學陞本院者曰卿學有節義者曰贈學擅書翰者曰藝學終始本院者曰院學大概仿列傳之例悉載其官階恩遇而事實亦附見焉自卷九以下標題皆作國子監祭酒黄佐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盖道南採掇黄佐翰林記之文不没所自猶有前

輩篤實之遺今亦仍從舊本並存其名焉乾

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殿閣詞林記原序

夫詞林奚始也周官太史掌六典以辨法內史掌八柄以詔治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上下交修內外交養所以為國本記者重且大也漢置太史令凡供奉承明待詔金馬者胥麗焉唐設學士兼講讀弘文開館麗正創院集賢揮翰延英名對厥儀始備至宋則彬彬然盛矣祥符則建龍圖閣天禧則建天章閣嘉祐則建寶文閣元符則建顯謨閣大觀則建徽猷閣紹興則建敷文閣

淳熙則建煥章閣慶元則建華文閣嘉泰則建寶謨閣寶慶則建寶章閣咸設學士以典宸章代王言可不謂重且大乎我高皇帝法周建官倣宋建閣初創翰林院以陶安宋濂為學士建華蓋諸殿以劉仲質全思誠為大學士又增設弘文館學士以劉基等為之左右春坊大學士以董倫等為之肆我成祖開文淵閣以解縉胡廣楊士竒等七人預機務仁宗復弘文館以楊溥陳繼王璡等五人備顧問纂修實録即右史紀動也表章寳

訓即左史紀言也撰擬制誥演潤絲綸掄材秘省校藝禮闈即太史掌典內史掌柄也上而啟沃經筵賛襄聖神夾輔儲宮弼亮元良其所繫者至重且大非諸司僃也凡遇御殿慶成則令列坐于殿上御門視朝則令侍立于金牀是故大學士學士之官尤重且大焉我皇上紹帝王鴻烈光祖宗舊制肇御無逸殿則命大學士坐講錫宴豳風亭則命大學士坐饗陪祀土穀壇則命學士分直臨幸太學則命學士侍坐聽講明禋圜丘則命

學士輪班視牲捧勅天門則親承玉音起草禁藥則密覲龍顏晉錫駢蕃宸慈豐渥誠百王所未有千載所罕遇也臣道南自弱冠登第首被簡注紓琚入館薦荷寵渥編摩史垣獻納講幄幾二十年顯陵甘露降則錫以寶罍泰時卿雲見則貺以瑤篇嶽土名還平臺祗謁則賚以金綺內殿捧主禁掖修書則勞以珍饌聖心淵軫御劄咨詢有同館諸儒所不獲與而特眷焉者昔李肇撰翰林志祗載唐事周必大撰玉堂記亦繫宋典臣道

南嘗讀中秘書與泰泉黄君佐纂翰林雜記六冊暨屏居楚野恭撰興都通紀之暇乃列華蓋武英諸殿名曰殿學文淵東閣名曰閣學其兼六館者名曰館學晉詹事者名曰宫學長春坊者名曰坊學屬弘文者名曰館學典成均者名曰廱學繇寺署者名曰卿學死節義者名曰贈學擅翰書者名曰藝學而終始本院者則名之曰院學夫士知所以自重然後任天下之重矧兹秩至重且大矣乎自周以來上下數千載宅兹者又數百十

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一代不數人而已若夫知幾三長泰和四斷袁崧五難荀悅五志闕一匪通儒也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翰林當以宿儒處圖政本者允宜深長思焉嘉靖乙巳秋九月菊日廖道南序

殿閣詞林記卷一

明 廖道南 撰

殿學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

吳伯宗名祏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伯宗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奇之嘆曰此兒玉光斂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

初議開科取士命國子祭酒魏觀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僎為讀卷官高皇帝親製策問畧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舉得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伯宗條對稱旨上擢為第一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日歷時丞相胡惟庸專横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啣之八年坐貶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

甚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獲馴象方物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明年改典籍御試以十題命賦詩伯宗援筆立就風格峻絕上大稱賞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遷太常丞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又不拜忤旨貶陜西金縣教諭行至淮召還以為檢討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至弟仲晏為三河令薦舉不以實坐是復降檢討卒伯宗為人温厚貞諒而不茍婾

婀故屢獲罪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諸稿廖道南曰喬林之枝風折之殘當衢之蘭物踐之傷若伯宗者以忤惟庸竟坐貶斥其直氣勁操屢折不回說者以爲開科第一人名德俱稱非耶贊曰矯矯烈士大廷之魁侃侃直節君子之才積忤權臣乃遭奇禍人亦有言義不可過歷數往哲如君幾人誰其繼之一峯羅倫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

劉仲質字文質袁州分宜人敏而好學博通經典洪武

初為宜春訓導蕉被薦入詞垣奏對稱旨授文林郎歷遷
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增學校及師
生廩膳上諭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
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未遍天下
豈非闕典耶卿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每
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是年十一月戊午倣宋殿閣大
學士之制以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

學士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吳沉為東閣大學士上
親製誥文賜仲質曰朕閲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
廓焉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竒焉今特
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並歐蘇爾仲質才
頗稱任授以華蓋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往欽哉未幾
質坐事降御史時有邵質亦為大學士質為人篤厚丈
多質實如其人云廖道南曰予讀國史乃知倣宋殿閣
大學士之制設華蓋文華武英文淵東閣大學士以崇

文儒以備顧問及觀聖祖御製文集乃見所謂華蓋劉
仲質文淵宋訥之詰於乎休哉重矣或者漫不之攷乃
云創自永樂是又可駭也贊曰端明龍圖寶謨煥章自
宋已然文運隆昌高皇作則乃建殿閣嗟乎仲質耆儒
宿學宿學耆儒公輔之儲禮文寵重其究何如

文華殿大學士鮑恂

鮑恂字仲孚其先嘉興人元至治間始遷崇德之千乘
鄉恂沉悟淵穎受易于臨川吳幼清深有所得著大易

傳義泰定元統省試第一人至正中由鄉薦授溫州路學正改教婺州御史劉彥博薦其學有原本為世儒宗洪武初以明經徵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暨皇太孫固辭歸隱與貝瓊結詩社所著有西溪稿云廖道南曰漢高欲立趙王如意留侯乃為呂后畫策招致四皓以輔翌之矧洪武建極即創大本堂以教太子乃蒲輪玄纁聘諸耆儒視古帝王之禮臨雍齒胄何如耶不知恂詮長年將何以畀之耶贊曰浙水之南寔惟桐江

咄咄子陵高尚鮮雙淅水之北寔惟檇李矯矯德與才名罔儷江風山月白雲紫芝德輿為友子陵為師

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

全思誠字希賢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其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

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恱乎時又有全詮湖州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詮等明經通達治體遣使徵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終日俱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紳後至以為鄠縣教諭廖道南曰粤自商山

茹芝宾鸿寥落上下千载数人而已全诚赐敕恂诠被
宠厖眉皓首安车蒲轮虽竹帛所书图画所传何以加
焉赞曰采采紫芝英英白云葆光凝和脱垢离氛既乐
且康眉寿黄耇国之着龟号称大老康侯昼接天子嵗
之邈矣高风为世所师

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

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曾祖景行仕元为待
制景行生荣荣生子将子将生士奇士奇幼孤力学越

章貢浮琴江艤鄂渚登黃鶴與蔣隱溪子立恭遊西山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授王府審理靖難兵起約偕周是修諸人死難是修縊於尊經閣士奇不往文皇履極擢國史編修簡入文淵閣進侍講兼春坊左中允轉左諭德永樂二年撰文華殿講義上諭曰先儒謂堯典一章大學全書皆具豈其然乎士奇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身施諸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也上曰帝王之道貴切已實用故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爾等講說理性當證諸古人以牖朕衷焉是歲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訾濂洛諸儒士奇請焚其書毋使惑衆二年命侍東宫講學士奇撰易本義要旨以進皇太子悦賜名周易直指因閲真氏文章正宗諭士奇曰德秀學術純正如此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為君者不可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知此義為治皆苟而已又閲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令贊善陳濟校正諭士奇曰為文不本大道斯無用

之文為臣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如歐陽子無忝矣廬陵有君子爾其勉之又問與贊善王汝玉論詩問士奇曰古人詩法何如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薫解阜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若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除兇詩徒尚覇力皆非王道至於漢武帝秋風辭及隋煬帝陳後主所為詩則萬世之戒也五年廣東布政徐奇入覲遍賂要津獨不及士奇文皇知之召士奇謂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慎爾其懋

諸六年冬車駕廵狩北京命士奇輔監國于南京九年三月朔上御右順門召士奇問曰汝輔監國最久東宫所行如何對曰皇太子天資甚高非人所能及事宗廟謹祭祀可以觀孝遇進表箋及諸儀物于行在必躬親可以觀敬且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其用人以愛人為本不輕任匪人真宗社之福也又問高煦奪嫡之謀信否士奇對曰臣與蹇義同事東宫匪見之真不敢妄對漢王初封于滇不之之也改封于青又不之

之也兹聞從都北京彼欲留守南京其意可知已上默然還宮廡知高煦罪狀即褫其衣冠縶之且削其護衛徙封樂安州十一年十二月歲除欽天監奏明年元旦日有食之禮部請朝賀如常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晏撤樂呂夷簡不從後聞契丹免賀仁宗悔甚臣愚以為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其如士奇議乃加左春坊大學士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來朝命士奇議謁陵禮士奇曰二王尊

屬也皇太子太孫嫡宗也二王當居前分為兩行太子當于二王之後之中太孫又于太子之後之中諸孫班視太孫行視二王此非臣之臆見也朱熹家禮之序也上出儀注于袖中與士竒合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成上命刋賜皇太子太孫諭士竒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臣能盡忠天下未有不治朕觀是書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日之事為今事為臣者以古人之心為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二十二

年八月仁宗繼統進太子少傅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上見士奇陛謁謂尚書夏原吉曰新華蓋來必自有說士奇奏恩詔甫下惜薪司傳旨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香炭至八十餘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爾言中理即殺其半會禮部尚書呂震題請釋服易吉元旦用樂士奇以為不可兵部尚書李慶建請朝覲官員宜給養官馬士奇又以為不可尚書蹇義論事偶及舊侍御史舒仲成李祥欲逮問之士奇又以為不可大理卿

虞謙少卿弋謙各上封事過激上大怒左遷虞謙為少卿免弋謙朝參而以屬吏楊時習代虞謙士奇又力爭以為不可上皆霽威從之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朕自今行有未當卿當盡心言之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諭曰卿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東宫朕令嗣位凡軍國重務協心贊輔或羣臣有言未之能從卿有言未之悉從宜用茲印宻疏以聞君臣之間盡

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祖宗付托之重亦不負矣士奇遂密疏言事上襃荅曰卿助朕以德期朕為唐虞主真股肱臣也卿勿以朕尊居宸極或有所畏而不之盡言繼自今其知無不言洪熙元年正月陟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賜天元玉歷賦諭曰天道人事未嘗判殊有動於此即應於彼朕少侍皇祖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是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當知之四月既望上御奉天門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諭曰夜來

星變卿等知之乎乃歎曰天之命也夫勅士奇曰國家肇建兩都庶務孔殷卿侍朕監國籌畫適中屢歷艱虞忘身徇國茲特錫爾牙章文曰貞一用傳厥家與國咸休宣德元年高煦叛宣宗親征罪人既得師既旋大學士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楊榮力贊之上命士奇草勅士奇曰勅旨以何為辭榮山咸曰汝敢沮撓大事乎士奇曰太宗三子惟趙王在且上親叔也有罪者既不可赦無罪者亦當加厚庶幾仰慰在天之靈上聞之不懌

還京始召士奇問曰人言趙王滋衆奈何士奇對曰趙王懿親當思保全毋惑羣言悔之何及上曰朕業已思之於是檢羣臣章疏命廣平侯袁容齎賜趙王諭士奇曰趙邸獲全卿之力也二年十月黎利奏稱安南陳王孫暠宜立為後上命廷臣集議英國公張輔曰此黎利譎譎爾當發兵討之蹇義夏原吉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士奇曰立陳氏後者先帝本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且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之役極矣體祖宗

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盛德事也何謂無名漢棄
珠厓前史榮之何謂示弱上從其言遂棄交阯三年十
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士奇舉通政使顧佐代之臺紀
遂振五年二月上御南齋宫命士奇草寛恤詔多所裨
益三月清明上奉皇太后謁陵士奇扈從上曰母后為
朕言先帝在青宫惟卿言不避忤意先帝能從以不敗
事又謂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
願陛下念之六年七月日既夕上微行至士奇宅傳呼

范太監來士奇叩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至此擾擾塵埃誰識至尊若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謂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明日遣太監范弘問曰海內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士奇曰天子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婦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也後果獲盜如士奇言上歎曰愛朕莫若卿朕自今不復微行矣正統初進少師同知經筵事展墓還鄉冢子稷坐事逮繫英宗賜之璽書曰歷事祖宗寔惟簡在暨

朕繼統啟沃弼賛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竒感泣卒年八十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官其子稷為尚寶丞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楊溥銘其墓曰斯文遭際千載亨期以翼君德以福羣黎遠稽諸古異世同規皇明啓運大統重熙純佑有命挺生瓌竒左右寀勿四紀于兹老成耆德以臣以師中流砥柱羣疑蓍龜天不憖遺吁其以悲廖道南曰予觀沙

羨稿及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跅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
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于名忽魏
徵之績多於王珪視諸詭隨無良者不侔矣然而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如一非所謂社稷之臣
與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贊曰肇啟文淵首拔文貞和調鼎鼐潤色絲綸羽翼儲
皇煦嫗宗親殄讒以信剗僞以真夷吾在齊語稱其仁
玄成在唐史著厥徵彼君子兮不失令名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曾祖伯遜祖達卿父伯成嘗遇異人得吉地遂生榮初名子榮鄉薦魁閩多士洪武庚辰進士授國史編修太宗履極簡入文淵閣更名榮轉修撰侍講一日上御右順門名解縉等七人惟榮在出江西守臣奏章示之先是吉安鄉民嘯聚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復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奏至其亂已平上欲賜璽書褒觀榮言不可從之永樂元年請

告歸省二年賜二品金織衣謂榮曰天下事朕與若等共計之非若六卿祗分理也二年選侍皇太子于東宮進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未幾轉右庶子五年命往甘肅閱視邊關險要及糧餉豐耗旋奏稱旨六年給傳奔父母喪奪情起復七年正月車駕巡狩北京命胡廣金幼孜及榮扈從甘肅守將何福奏降將托克托布哈等率衆來歸命榮往受降仍命持節至額齊訥之地封福為寧遠侯道經寧夏會同寧陽侯陳懋區畫邊務悉中

機宜及還建白上皆嘉納八年二月上北征布尼雅實哩
榮仍扈從至臚朐河命榮馳報東宮于南都復還北京
九年春命中官宋成護榮犇喪還閩中皇太子名起為
太孫講學十年二月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婁
達家等逃居赤斤蒙古諸衛將為邊患上命榮同豐城
侯李彬往討之十二月榮馳還奏餉道險遠士馬疲困
師不可久居且小醜勝之不武久當自定上從之未幾
叛者復歸果如榮筭十一年春扈狩北京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衛喇特博囉皇太孫從命榮兼尚寶司卿同胡廣金幼孜扈行凡行營有暇即與講學比還敕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充總裁官十四年陟學士仍兼庶子十五年扈狩北京十六年夏高廟實錄成命掌翰林院事上疏指陳府部臺寺十弊言多過直發人陰私上留中問曰兵食何由充足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則食足兵精矣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階奉政大夫十八年北征還將西征有言建文時江西梨集民

兵宜徵赴行在上召榮議對曰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之非所以示信于天下也遂寢其事是年三殿災榮上疏論十事悉允行之二十一年復扈西征寧陽侯陳懋奏遏人額森圖罕來降命榮復往受降二十二年正月上親征阿嚕台次長樂鎮諭榮曰漢高帝過栢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庶幾乎此榮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師旋適浙江守臣奏至謂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

山寇竊發榮請遣使撫處上從之次翠微岡諭榮曰東宫歷涉年久政務已熟朕還京後軍國重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對曰東宫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付托允稱矣上喜命中官馬榮賜羊酒次榆木川宫車晏駕榮議秘不發喪朝夕上食如常儀即馳歸報皇太子尋遷太常寺卿階嘉議大夫兼職如故逾月進太子少傅階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竣太監孟繼言榮盡心襄事陟工部尚書仍

兼前職洪熙元年賜銀章一曰繩愆糾繆榮盡言無隱匡賛居多宣宗親征漢邸榮勸之尤力既而黎利據交阯以叛請立陳氏後上顧楊士奇及榮曰爾二人云何榮曰交阯在荒服外唐虞三代不有其地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雖嘗為郡縣然叛服不常棄之可也上從之五月車駕北廵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何者為重對曰命德討罪二者為重上曰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

大夫烹阿大夫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曰誠如聖諭是歲進榮禄大夫太子少傅兼支尚書大學士三俸又賜之銀章一曰方直剛正天潢玉牒成上諭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也八年賜之敕曰卿榮以愽通之學明敏之識練達之才歴事祖考踰三十年多効勤誠以樹勞勩朕即位以來卿秉誠攄謀飭武綏夷忠言讜論裨益為多人

惟求儁乂登天工卿其懋諸英宗嗣位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賜玉帶同知經筵五年展墓還京卒于杭州武陵驛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官其子恭為尚寶丞所著有默菴集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靜軒雲山二稾楊士奇銘其墓曰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翺以翔舒華振英北裔西陲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晚陟三公貳工弘化恪恭朝夕敢或遑暇帝懷敷仁鞠躬承之

民懷被福黽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斷嘉謨讜議襃書有煥越昔内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廖道南曰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天之降才爾殊哉非其才之罪也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墻交搆匪才弗定敵國窺伺内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

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彰韶贊曰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佑三朝捧日而起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掌制巍巍當時煜煜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祖仲卿父守正咸有隱德幼孜初學春秋于聶鉉超悟不羣洪武庚辰舉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簡入文淵閣轉

侍講時皇太子立㓜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
旨以進五年遷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車
駕廵狩北京八年二月上親征北邊胡廣楊榮及㓜孜
從之次永甸雪初霽諸峰竒絶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
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隂山脊也若因山
為塹因壑為池守兹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耶
次鳴鑾戍曰此大巴延山其西北則為小巴延山其東

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也駐蹕凌霄峰
上名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曰古
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水鹽沙出唐之碑蹟尚
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
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南望北斗
矣經瀾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離臚朐凡七河注
其中遂名為玄濵池次通川甸又遥指海邊石山曰此
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還京陞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十

二年扈從北征還京重修高廟實録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俱充總裁官進學士兼諭徳階奉議大夫賜金織襲衣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曰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天謂兹寇予幼孜請班師上曰卿言正合朕意即命草詔次清平鎮上晏羣臣命内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於

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曰俾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仁宗嗣位進戸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内制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是嵗持節冊梁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陟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給告歸省宣德元年命充兩朝實錄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事竣上封事上嘉納之實錄成賜金織襲衣及

金綺鞍馬五年三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為庶吉士十月壬午扈從廵邉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繇建也上曰山崩于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也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後歲餘遘疾屬纊子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年六十四贈榮禄大夫少

保謚文靖子五人晧伯舉進士楊士竒銘其墓曰玉笥
崔巍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毓挺英賔興賢能濟濟俻
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乗時登庸玉署清邃崇巖
叅典容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龍旂率從上
承簡知履坦平平鵾游滄溟鵬翔九天歴事三聖敬終
猶始不競不絿有譽無斁方簡大册天府所藏崇碑厚
碣敷在四方廖道南曰予觀國史稱述文靖簡易沉默
温裕有容且不伐善不鶩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

金玉君子者非其人耶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蓋不多見也贊曰我聞諸易謙謙君子謙之為象地山有美我聞諸詩温温恭人温之為義緍木有宜惟彼文靖誦詩玩易捫舌斯默檢躬斯益扈從六飛為王先驅北征有記情見乎詞求諸古人金温玉粹始終一節庶幾無愧

武英殿大學士黄淮

黄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曾祖應發為松陽教諭生子

通通生性性生淮淮幼抱鉅人志年十二賦詩奇絶充
邑庠弟子員洪武丁丑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太宗一日
御奉天門左室裁決庶務名見訪以大政淮對稱旨簡
入文淵閣擢編修轉侍讀一日吏部以南人官北土凡
建文中不劾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勅旨凡征討官與舊
官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示人以不廣也永樂二年
命同解縉考試天下士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四年
三月上問建儲事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法也皇太子既

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以袍笏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輔導皇太孫六年上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之任房玄齡也卿等其識朕意七月上諭曰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甚正朕嘗問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朕問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何如對曰君子守道而無欲小人逞才而無恥朕又問小人何以常勝君子對曰視君上好惡何如爾如明主在上

君子必勝矣朕又問明主果不盡用小人乎對曰小人有才不可棄者湏駕馭之有方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聞之甚喜爾等其用心輔翼之八年長沙妖寇李法良亂淮薦豐城侯李彬討之高煦譖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後果如淮筭九年阿嚕台率衆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此人莫測其心離其黨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上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爾十

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法王來朝上命玉工以金璞製印畀之淮曰朝廷賜諸番制勑所用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令此璞大於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上嘉納之十二年高煦隨侍北征潛蓄異志譖淮尤力值進表行在稍滯上怒逮繫詔獄凡十年淮在狴犴惟賦詩引咎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物變寓之於情名曰自省錄仁宗嗣位遷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典機要洪熙元年加少保户部尚書仍兼大學士職階榮祿大夫宫車晏

駕淮佐鄭府襄府二王監國宣宗嗣統親征高煦淮留守盡勞夙夜匪懈師旋請告終制陛辭賜遊西苑命乘肩輿登萬歲山淮撰詩以進上悅仍命宴餞于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卒年八十三謚文簡官其子來為中書舍人所著有介菴集歸田槀祭酒陳敬宗銘其墓曰惟周三公視古百揆公不獨立三孤以二爰副調燮益弘化理惟寅惟亮公寔職此王躬是保百辟攸式寵顧雖隆小心翼

翼視草玉堂高文大册六經黄麻有典有則獻替密勿日于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柱石薦紳蓍龜惟鹽惟梅鼎鼐是資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社稷福及蒼生廖道南曰予觀文貞所載日録謂溍忌胡廣解縉及觀國史亦謂縉之死溍有力焉再觀省愆録乃知溍之不容于時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而同事七人縉既雉罹廣亦𧄼夭惟文貞秉鈞文敏謀幄溍之蒙詬亦未可知也賛曰渤海浩瀚滙流仙

壙羅山崒嵂俯瞰神湍篤生哲人持危以安貝錦青蠅讒夫鼓瀾省愆有集炳炳如丹

武英殿大學士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時為諸生入試考官胡儼大加稱許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年四月辛未選用東宮官屬遷司經局洗馬仍兼編修侍皇太子于南都一日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

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事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皇太子嘉納之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漢王高煦譖之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黄淮先至下之獄楊士竒金問繼至上曰楊士竒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淹繫十年仁宗登極釋之擢行在翰林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已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進侍直改儒士陳

繼為博士學録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

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

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封識以

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上褒荅曰覽卿所奏為國

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賛朕政治以

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賜寳鈔綵幣卿其領之尋

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宣宗嗣位預修兩朝實録為總裁

官宣德元年十二月上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

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聖諭四年正月上御齋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怠今幸百姓初安皆賴天地祖宗敷祐蓋亦羣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于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聖心如此足以

膺天眷福蒼生也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于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詞朕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上曰卿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即為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十月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

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録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帛十二端六年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令以刻本

賜卿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

安卿等亦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未幾奪情起復陟禮

部尚書兼學士英宗繼統命溥同知經筵總裁宣廟實

録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贈特進光

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官其子壽為尚寶丞大學

士曹鼐銘其墓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溥與士奇榮相

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雖

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其操秉鈞不渝其忠

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賛曰荊山岧嶢陽岐斯支岷江澔淛渚宫斯涯山祇鯀靈水若貢祉元和凝會誕生君子彼君子兮惟楚之良厥德允常厥謀允臧九折厥肱三緘厥口嘉石如肺金印如斗履險視夷處平思陂史稱醇儒夫復何辭

華蓋殿大學士張瑛

張瑛字子玉直隸邢臺人洪武丙子鄉貢士授陜西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再調宿遷縣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擢

吏科給事中時宣廟為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洪熙元年遷春坊中允進諭德改洗馬宣德元年三月錄瑛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兼華盖殿大學士入内閣丁未加禮部尚書五年正月總裁兩朝實錄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綵幣十端未幾調南京禮部七年十月瑛上言天下儒學廩膳生員計三萬有奇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儷洪熙定制舉人額數應天歲取八十人宣德以來稍

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以為人才與氣運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隘矧今各府州縣教官多員缺學政多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數量為加補疏入下之所司甲寅奪情起復賜御詩十餘軸楮萬緡卒年六十二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瑛儀觀魁梧持己莊重文章政事非其所長予竊惑焉夫渾朴多木强老成類遲鈍恂恂若不能言者藏辯於訥蹇蹇若無

能為者晦巧於拙然則子玉若是班乎跡其所言豈其然乎賛曰俚哉子玉歷踐清階扈日青宫上應星台排雲華蓋中紆眷懷彼何人斯亦已焉哉

謹身殿大學士陳山

陳山字闕福建沙縣人初繇教官召拜吏科給事中時偕張瑛侍宣廟講讀遷左春坊左庶子宣德元年陟戸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時高煦反形已具上親征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

永寧可無蕭墻虞也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竒執不可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上御左順門遥見山趨朝問楊士竒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内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貽溷也遂命改山機務專授内豎習書既而疏陳休致卒年七十廖道南曰予

觀國史謂山存心險刻臨事乖方趙邸之謀終身嘗
信乎擇術不可不慎也贊曰漢之代邸從官有差張武
受賂宋昌無私唐之策府文學亦異玄齡忠懇敬宗詭
僞張陳二君翊龍以飛一忠一佞各有攸歸

文華殿大學士權謹

權謹字仲常直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毁頓絶復甦洪
武初薦知樂安縣清慎平恕其民懷之九載考績遷光
禄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負土成

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有司以聞太宗嘉之召拜文華殿大學士扈從皇太子往南京諸臣皆獻方物不受至徐州謹以孔門聖賢道統圖獻特賜留覽洪熙元年九月改通政司左叅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廖道南曰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亶其然乎夫一孝立萬善從孝之不立道奚生焉君子是以重權謹也

賛曰雲龍之山其山嶢峨呂梁之水會流于河彼仲常兮孝思匪他擢居殿學以風天下山水增榮光流閭舍

視彼權姦盜負且乘孰重孰輕請問天命

華蓋殿大學士陳循

陳循字德遵江西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太宗特重儒臣賜第萬寶坊駕幸北京命循載秘書詣行在遂留用之三殿災循上疏多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溥輪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于玉河西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政僉事陳祚勸講大學衍義忤旨宣廟震怒循力捄之獲免

正統初兼經筵官壬戌擢學士甲子入内閣乙丑遷戶部侍郎尋陟尚書兼學士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朝時當立于金臺左側於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未幾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上之修寰宇通志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時額森擁駕入關索大臣于謙胡濙王直出迎衆知其詐循奏請勅各邊精騎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招諭回番以疑其心額森計窮復遁嗣後景帝臨御

既久循秉鈞軸擅易儲宮啗以爵祿遂變初志恃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誣奏考官劉儼黃諫欲抵之罪又謀取鄉人塚域傾陷御史周鑑王豪士論鄙之英宗復辟言者發其奸狀謫戍遼東及石亨敗奏雪已愆釋之復其官廖道南曰予觀瑣綴錄所載陳芳洲事語多近俚及觀國史乃見其城府深刻羅鉗吉網靡所不為視厥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祚若有睽焉不然又胡為乎力詆劉儼黃諫末流至此極也豈

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贊曰匪位之患令名爲艱匪名之患令終爲艱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於乎德遵有靦斯顔

謹身殿大學士高穀

高穀字世用揚之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甲辰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擢翰林侍讀宣德乙卯考順天鄉試正統改元楊士奇薦侍經筵講讀賜三品服戊午預修宣廟實録成轉侍講學士甲

子考應天鄉試乙丑遷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内閣與聞機務已已上北征命縠居守景泰初陟工部尚書兼學士時敵情叵測羽檄旁午乘輿未返人心恟懼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縠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及都御史楊善迎太上皇歸縠奏禮宜從厚有千户龔遂榮投書于縠縠即以示公卿陳循見之恚甚請下之獄縠執議如初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壬申加太子太傅上言内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係聖德

尤在得人遂薦少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
王文大理卿蕭維禎司業王恂䟽上命詢鼎侍經筵文
入内閣甲戌命往南京巡視災歉事竣還朝都給事中
林聰忤權貴將置重辟榖持正救解頼末减丙子進謹
身殿大學士是歲順天鄉試循奏考官劉儼黜其子命
榖覆試榖曰貴冑與寒畯爭進固已不可况從而為之
辭乎因閱卷止黜林挺一人餘俱從儼所選從之英廟
復辟榖辭職乞休賜璽書慰諭仍侑以金鏹給驛以歸

卒諡文毅廖道南曰予讀國史稱縠為人高簡廉靜不比匪人覲其白劉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趙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為昭焉賛曰江海之會寔維維揚毓和委灝發為禎祥有斐君子邦之司直衆醉獨醒抗顏不屈寧為孤立毋為依違侃侃誾誾永世有辭

謹身殿大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保定束鹿人永樂中縣鄉薦計偕如京師太宗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胄監文預焉辛

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綽有能聲與同官王翺于謙咸為都御史顧佐所稱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察使正統己未轉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辛酉入為大理寺卿壬戌夏大旱上命中貴與安審錄獄犴文片言折獄衆皆輸服未幾陟右都御史時冢宰郭璡貪墨文疏其罪風紀大振癸亥命代陳鎰撫鎮陝西額森犯順當國者移文沿邊斂民入城以避其鋒文謂邊衆逆

天神人共憤不宜驚擾以惑人心闔中安堵如故尋召還加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景泰壬申南畿及山東河南被災命往綏懷多所全活大學士高穀薦入內閣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參預機務疏陳舉官賑民數事悉中時宜甲戌應天蘇松大水命往巡視蘇人鼓術惑衆互相屠戮文悉捕獲誅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修寰宇通志充總裁官進謹身殿大學士因其子倫不第訐奏考官峻文深詆英廟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

立外藩擅易儲宫廷鞫文力辯譙不言遂同戮于市後其子倫改名宗彛仕至尚書請雪父寃詔復其官加太保諡毅愍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文為人深沉剛果屢鎮大藩兩總憲政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與陳鑑交代一揖之外未甞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為即茲以觀其志果其情深其才充其器隘迺若私詆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險也賛曰廣漢神明延壽深刻匪術弗精匪才弗達果于自用昏于

自恕彼何人斯秉心乖戾張湯之後安世則侯犁牛騂
角誰謂無郵

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蘇州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進侍講己巳之變倡議南遷尚
書于謙斥之于廷遂懷悵惘大學士陳循授之策曰汝
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也即更有貞以易儲事轉左諭
德遷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時河決沙灣居民播蕩漕

運阻艱有貞奏曰凡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庶可施也令欲捄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茲為之方以時節宣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水河三曰挑濬運河於是決渠以平水勢築堤以平水性作閘以平水道功告成為文紀之名還為副都御史歲丁丑天象告變有貞陰結太監曹吉祥武靖侯石亨及太平侯張軏等密謀迎請上皇復辟禁漏下數十刻有貞等擁至南内躬舁

步輦陞奉天殿夜已嚮晨鼓三嚴百官班定而景帝已彌留不起矣英廟嘉其功加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封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值山東荐饑發内帑賑之有司奏請增給上召有貞同李賢議可否賢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竊恐里胥滋弊惠澤阻遏罔及小民賢曰雖有滋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有貞退而不樂時石亨張軏外雖結納中實猜疑御史楊瑄張鵬糾其不法上謂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

得因語有貞及賢恊心輔政亨輩聞之益懼遂訐其奪門之功訴有貞泄其謀上怒下有貞及李賢于獄是日震雷雨雹大風抜木乃出有貞為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空名文書者亨輩以為有貞所為上怒甚覆逮詔獄拷治無驗乃命取誥券出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金齒為民及曹吉祥

石亨張軏相繼伏誅上御奉天門論及人才謂李賢曰
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軏輩害
之耳茲若不宥後世其謂何可令生還故里於乎聖人
恩法可謂兩盡矣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有貞短小精
悍其學自天官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及
讀其所為漕河碑閎博爾雅當時詞臣無出其右然而
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回屠
戮忠良金齒之行亦天道也贊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彼其之子狡焉猖狂負氣以逞搆

誤匪牀遷國奚忠奪門奚智亦已焉哉胡不惴惴

殿閣詞林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殿閣詞林記卷二

明　廖道南　撰

殿學

華蓋殿大學士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

近振士風結民心景帝嘉納辛未之歲頞森遣使通好賢上言請修戰守之備識者韙之是歲冬擢兵部侍郎癸酉轉戶部侍郎上言頞森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宜勅沿邊諸將勵兵觀釁于謙壯其言甲戌轉吏部侍郎上鑑古錄英宗復辟召入内閣陟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復功驕恣不法言官糾之曹石懼愬于上乃下徐有貞暨賢於獄未幾謫福建布政使吏部尚書王翶召見便殿白之復以為吏

部侍郎值承天門災詔復尚書學士仍入內閣賜玉帶以奬之上問郕邸汪后左右欲以殉葬可否賢對宜生存之以全其子母又問建庶人久幽大内欲赦出之左右以為不可賢對宜從卹典以示殊恩又問吉祥干預國政四方奏報先造其門賢對權不可下移又問石亨當時迎復卿何不預賢對奪門無以訓後上竦然大悟乃遷汪后於別宮建庶人於中都曹石之黨益加禁束凡冒功四千人悉褫職朝廷始有紀綱先是命修一統

志充總裁官至是賜第於詹事府之東庚辰博囉擁衆
犯大同及凉州莊浪賢上安邉五事辛巳曹吉祥從子
欽謀不軌焚東安門殺都御史冦深錦衣指揮逯杲傷
賢臂迫令草疏請罪上聞賢在甚喜欽伏誅加太子少
保癸未上以足疾不視朝時郊祀將至欲遣官代行禮
賢對以為不可上力疾至齋宫成禮而還毋后胡氏號
静慈仙師非典賢對宜加崇以全仁孝上從之二月晦
空中有聲賢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乃有此

巽遂上十事一曰欽恤淹禁二曰禁止銀場三曰停歲
造紙劄四曰蠲被災粮稅五曰弛芻粟之徵六曰罷虧
損馬匹七曰戒邊臣撫兵民八曰命有司恤流移九曰
飭御史糾貪吏十曰禁外官科歛詔頒行之是時錦衣
指揮門達擅權道路以目誣構袁彬并及於賢上庶知
其故不問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賢受顧命惟謹憲皇登
極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知經筵事進光
祿大夫柱國丙戌以父憂奪情復任修撰羅倫抗疏論

之上怒左遷倫於嶺表賢復上八事命所司議行之踰月卒贈太師謚文達官其子璋爲尚寶丞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録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謂徐有貞既去賢獨留被眷英廟每視朝畢左右顧則呼賢與門達語良久乃巳時召入文華有所咨詢言無不從自三揚以來得君未有如賢者然而海内之士奔走匍伏以干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惟一羅倫而巳於乎難哉贊曰賢哉賢也志可則也遇主於巻重納約也始扡

曹石繼門達也猾豕之牙勿躑躅也得專行久茂功烈也賢哉賢也胡可埒也

謹身殿大學士商輅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正統甲子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丁卯英廟命選詞臣十八人進學東閣輅預焉已巳景帝簡入内閣轉侍讀是時北邊告警閩浙盜起奏牘填委輅悉心剸裁績効居多景泰庚午進學士太上皇北還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

致書兩宮及皇太弟壬申遷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賜以居第丁丑英宗復辟石亨輩嫉之坐除名成化丙戌復入内閣首言八事咸切時政戊子慈懿皇太后崩百官爭禮輅上疏定祔葬儀從之是歲陟兵部尚書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丁亥六月戊申輅上言八事一曰勤聖政二曰納諫諍三曰儲將才四曰飭邉備五曰汰冗濫六曰廣蓄積七曰崇聖道八曰謹士習上嘉納之改户部尚書

仍兼前職癸巳宋元通鑑綱目成進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值倖臣有欲建玉皇祠於掖庭者輅爭以為不可宫門災工部請命中官鳩材於楚蜀輅又爭以為不可俱從之丁酉兼謹身殿大學士時中官汪直開西廠大肆羅織屢起巨獄百官驚恐輅上疏畧曰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傷害良善虧損國體非所以示

大觀於天下也疏入上震怒命司禮監官懷恩至閣輅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法所必誅而不以聽恩曰此疏誰其草之衆皆曰直罪滔天使輔臣不言天下必有言者與其使天下言孰若二三人言之恩具入奏上即命罷西廠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暟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乞休加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卒贈特進榮禄大夫太傅謚文毅子良臣舉進士為翰林侍講良輔為刑部主事孫汝謙為尚寶

寺丞廖道南曰予以閒逢敦牂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萬峰迴合千巖蜿蜒意其為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乃見其諸疏侃侃有大節於乎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如耶賛曰三魁華名士林所稱三孤崇秩官箴所許德不孚名奚名之榮勲不孚秩奚秩之尊允也文毅大節峥嶸龍山岋嶫桐江渟瀠誰其薦之明德惟馨

華盖殿大學士萬安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初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轉右中允改尚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改侍講侍皇太子講讀進學士成化改元預修英廟實錄陞少詹事兼學士己丑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尋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孝宗出閣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昭德貴妃萬氏侍憲

廟於儲邸其父貴為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兄通亦為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於家為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李孜省亦以小吏能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騶蹴要津安托孜省鄉官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斥逐雲南土酋曩罕弄與木邦爭攜據寶林以

叛入賄於安安啗其利即授以安撫而邊釁日積凡若此類恬不為怪舉朝側目莫敢顯訟其過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為率同館士吉人李文祥上疏發其奸御史湯鼐文貴姜洪各相糾劾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房中書遣太監懷恩携至内閣示之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復令懷恩摘其所懸牙牌安始慚懼告退至中途尚占中台冀復用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壁

為編修俱淫恣不檢類其父云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見成化間傳陞乞陞冒濫名器者無慮數千固已訝之及閱萬氏本傳安據内閣二十餘年嫉侮忠正深於仇讐保養姦回切於骨肉觀其結萬通李孜省輩以陰為之援而又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奸之禍人家國類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鑒哉贊曰唐之林甫天寶召亂宋之似道紹興啟變斵尸函首國有顯戮安何人斯獨保完福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覆

宗墟戾是曰天刑

華盖殿大學士文穆公劉吉

劉吉字祐之直隷博野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中侍東宮講讀預修一統志進侍讀成化初英廟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尋擢禮部侍郎己丑簡入内閣兼學士丁酉陟禮部尚書戊戌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壬寅守制詔起復之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給一品誥命甲辰改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弘治改元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知經筵事己酉二月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奸徒欲效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隂雨乃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倖門一開爭言祈禱啟釁召亂咸基於此所有祝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近營室考

之圖志為兵為飢為水旱劄令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
非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上嘉納之辛亥憲廟實錄成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壬子修撰張昇上
疏訟之吉遂致仕卒贈太師謚文穆令其子皐為太常
少卿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謂吉沉毅能斷但所與遊者
多譏夫以故不聞其過廷臣不恊於已者陰嗾言官劾
之乏休休之量及讀月畢天津之疏又有不可撓者其
然乎其不然乎贊曰博野之墟大川平原篤生哲士為

國鼎鎬首斥異端愈堅直節星彗于津月麗于畢國史有言匪直也人城府深密有靦名臣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

徐溥字時用常州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授編修天順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經筵講官兼纂英廟實錄甲午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主考禮部會試庚子轉太常卿兼學士辛丑再典會試擢禮部侍郎丙午改吏部孝宗登

極簡入内閣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裁憲廟實錄同知經筵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訐奏知州劉遜詔逮繫言官救之俱下獄羣議洶洶溥力救之甲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光禄大夫柱國乙卯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説謂一

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䟽上上即從之丁巳總裁會典以疾辭戊午武宗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尋以目眚乞休卒年七十二贈特進左柱國太

師謚文靖李文正公銘其墓曰瑞雲山高荆水清元氣
下結扶輿精公居太史官列星文章作緯禮作經入掌
帝制持邦衡補衮五色山龍形廟堂高古坐不傾一朝
令出民弗驚調齊甘苦成和羮四方士類歸陶型悉遣
衿佩爲冠纓尺量寸度桷與宗大者梁棟當朝廷公心
不倦亦不矜盡弭怨謗消讒爭功成身退古有恒公歸
自保哲且明君寵極重臣身輕飄然乘風遡高冥山迎
水徯如平生廖道南曰予覲李文正公年譜見弘治間

所上章疏皆出其手而溥能用之及讀國史稱溥立朝四十餘年因事納約隨才罷使屢遏大獄保全善類從容委曲温易充裕乃知曹參丙吉雖不踰於陳平魏相而培養國家元氣又不在彼而在此也十八年之治固有由哉贊曰周至成康厥治逬衡三后同心篤亮真誠漢至文景厥政底平萬石同德渾朴堅凝如文穆者其忱其恂既無勇功亦無智名十八年中恊氣氤氲於予寧静鮮見其倫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

邱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一見即代上之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轉侍講預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續修宋元綱目陞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畧名曰世史正綱有裨世教會祭酒缺僉謂非濬不可乃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復撰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獻

上襃答之尋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廟實錄充
副總裁官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疏畧
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
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虚日且異鳥三鳴於禁中考
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為重地變莫
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
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虚生必有其應天人

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内政明義理以絶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上命諸司議行未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卒贈太傅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嶜為尚寶寺丞程敏政叙其集曰先

生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於用也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可行行之可以興治致吾君於堯舜使吾道不為空言蓋其志如此蔡清祭之曰先生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其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取其所著書於大內以廣聰明權衡百度其道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矣自瓊崖以來所鍾人物未有如先生者於乎其不為虛生

也已廖道南曰國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温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雨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金文靖之沉渾正統景泰間時則有若李忠文之樸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卯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凖今褎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文正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於乎豈知文莊者哉贊

曰瓚海浩瀚珠厓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矯若人
萬夫之傑牛毛璽絲劍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
色皇猷裨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裨
國紀

華蓋殿大學士劉健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成化中轉修撰遷左春坊左庶子弘治初陞禮部
侍郎兼學士簡入内閣總裁憲廟實錄成陟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甲寅進榮禄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巳未加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健率同官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遹者視朝太遲散本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荐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孝宗嘉納尋加特進光禄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辛酉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旛修舉齋醮命臣等撰勑并祝文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甲子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於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饑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虜金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

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奬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須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

謂之何俱赧罷毅皇履極詔健總裁孝廟實錄加左柱
國食正一品俸倚毗甚隆健亦盡言無諱未幾焦芳媚
劉瑾以健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健居家遭目眚年九
十餘卒廖道南曰弘治間予從先大夫游京邸飫聞文
靖劉公當國正色率下凡諸僚寀謁私宅者不與交一
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幾千言不鈌及予登甲科列史
館公尚無恙卒無一言干求恩澤豈古之所謂大臣與
贊曰嵩嶽峨峨汴河湯湯伊洛瀍澗迴繞北印惟彼東

都元氣攸萃爰有大老鍾茲間氣耿耿大節侃侃正言力詆邪說中扼權姦公考正命公神不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曽祖文祥以戎籍隷金吾遂居京師文祥生允興允興生淳淳生東陽蚤負竒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及内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

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東宮講讀官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勑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

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名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顔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

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
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
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
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
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
士栁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畨經
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
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

事剏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覆同上疏救之上為霽威名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宫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内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

足畏此乃慢天之説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
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縱
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術熒惑聖聽莫此為甚且
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
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
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
不可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内慶讃東陽又以為不可上
俱從之巳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泉劾之命東陽覆

試壬申會典成賜王帶甲子命祀孔子於闕里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上倦於政東陽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闘之象不可施於宫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矧六

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
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毁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
精庶可以回天斛人國家之福也不聽復上疏曰先帝
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
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
一時歴覩載籍偏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
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
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

徑行攺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上付諸司議革之十二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寳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閛内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鼔砲火聲徹都邑厩牧廝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

之昔漢司馬相如諫繫熊豕以為逸羣之獸輿不及還
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
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
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上褒答之
戊辰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枷號東陽又上
疏救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之是月早
朝有投空名文書數瑾罪者疑羣臣所為悉逮問詔獄
東陽又力救之庚午六月旱霾東陽上疏曰近時威令

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霆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曰寛逃軍拐馬之罪二曰寛僉書職員之罪三曰寛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非疏上會慶府寘鐇叛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一清討平之師旋獻俘永發瑾姦狀上即命擒之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覆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

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顧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毋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寇劉陸等衆至數十萬東陽晝畫宵籌卒致底定加廕一子為錦衣

指揮上疏力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入衛京
師東陽上疏陳其十不便狀不聽遂乞休賜之勑曰君
臣相遇自古為難卿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童年召
見中禁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
資歷既深聞望彌重逮我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
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
無比顧命付託感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
亂兩河討賊廟謨勝筭多所贊畫釐草敝政率循舊規

樂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
妙一時立朝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終始不渝
自古大臣兼兹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多艱方切倚仗
乃以止足為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特賜允俞於乎功
成身退卿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仍廕其從
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
懐麓堂藳廖道南曰予覩楊邃菴叙懐麓堂藳云高才
絶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

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内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治間溥海外内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是以知文正之不可及也贊曰雲陽秀鬱星雩蜿蜒洞庭浩渺湘水淪漣惟彼黎老端亮沉潜歷事四朝一德格天翼翼匪懈休休不專稽厥勲謨鼎石有編

謹身殿大學士焦芳

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人天順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左遷湖廣桂陽州同知歷霍州知州四川副使調湖廣副使俱督學政上疏奏辨請雪其懲陞南京右通政守制起復為通政再以憂去召入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改吏部陟吏部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為吏部尚書時值逆瑾亂

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户部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預為之所繇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姦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用事時有曹元劉宇者媚竈續貂咸溷政本芳為之與援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綵與瑾同鄉芳力薦之驟至冢宰賣官鬻爵名

罷壞濫其子黄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畢芳欲處以魁選既而衆論取呂柟為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瑾改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為部屬官授子黄中為檢討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黄中尋陞編修踰年陞侍讀時土官岑濬没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黄中聚麀人咸鄙之瑾伏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為民中原盜起有趙鐩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祖塜墓無遺骸取芳衣冠

被庭樹歴數其罪命劒士臠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廖道南曰夫政本之地上應台衡下司鼎鼐陳猷敷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代汚隆胥繫焉軒皇六相帝堯四岳舜之五人武王十人亦不為多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説一二大僚亦不為少誠以大聖大賢不世出大奸大惡亦不常見也逆瑾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内騷動宗社幾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可畏哉贊曰豶豕之牙不可長也牿牛之童不可養也
盜而且乘致寇至也鬼載之車疑未釋也吁嗟芳乎與
衆棄也遺臭萬世不可雪也

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王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第一進士及
第授編修弘治初轉侍讀遷右諭德壬子主考應天鄉
試明年進侍讀學士歷少詹事兼前職丙辰主考會試
又明年擢吏部侍郎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有景陵

曾鐸者屢蹶科屋鳌偶閱其卷亟稱之時吳文定公為考官取鐸為省元人咸稱其知人尋簡入内閣改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先是和碩擁衆入邊詔廷議可否時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咸預廟筭鳌上邊議八事一曰定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疏上孝宗嘉納正德紀元加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擬上時政四事一曰急講學之為務二曰急延下之為務三曰急用

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逆璫擅權乞休歸卧震澤作謪解以自嘲焉又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髪勵行白首於道泛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懐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晏然居之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禆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

止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崇者乎卒謚文恪所著有震澤集廖道南曰予嘗過閶門登虎丘望震澤七十二峰乃見夫煙嵐杳靄魚鳥沉浮林霏合而流泉清意必有名世者出乎其間旣而訪文恪之里覩震澤之書高山景行時嚮往焉嗟乎喆人已矣賛曰百川灤迴瀦於具區萬峯緜緲會於東吳彼震澤者美人所都采芝山間葺荷水隅平泉樓閣緑野圖書春雲猿鶴秋雨鷗梟我思若人不渝厥初

武英殿大學士靳貴

靳貴字充道鎮江丹徒人弘治庚戌進士及第授編修
武宗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轉左中允預修會典遷左
諭德兼侍講守制服闋擢禮部侍郎逆瑾用事摘會典
謬失補光禄卿尋復舊職改吏部侍郎兼學士典誥勅
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陟禮部尚書甲戌命兼文淵
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在
翰林同考會試及主順天鄉試者各一主考會試及授

庶吉士業者各二甞辛未會試時言事者發其私以家僮可勤受賄鬻題貴亦不辨及丁丑春方以病在告忽復出典會試意將示公以湔宿垢顧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卒贈太傅謚文僖廖道南曰予甞汎舟京口登金焦望北固指甘露翛翛然若凌雲御風而無所於繫着既而訪之里閭詢之父老多不滿文僖者及讀國史乃見其歴遭醜詆古語有云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亶其然乎贊曰金焦屹立鼋鼉所宫北固峈峣

煙雲攸崇產於其間宜廣而充豈曰無然云胡可宗龍蛇而已奚足爲容

謹身殿大學士蔣冕

蔣冕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遷右中允乙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丙寅預修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歳擢吏部

侍郎甲戌兼學士典誥勑掌詹事府事是歲陟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丙子兼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丁丑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勑冕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勑旨意俱從撰擬令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聖駕巳出倏巳浹旬延頸北睇無策可施仰惟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如稱天為天稱日為日孰敢擅稱

朱壽號為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巳卯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梁儲同冕扈從十二月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邇冕力請回鑾從之辛巳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廷和柄國冕與協心奉迎今上於藩邸入繼大統改元頒詔與天下更始多冕所裁定壬午賜金織襲衣及玉帶勅加伯爵冕具辭癸未冕上疏論災異及禮儀甲申致仕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廖道南曰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固有然者矣况聖神御極風雲景從璧月珠星光彩陸離二三大臣登黄扉典綸綍爭自濯奮以先天下若晁者固亦清謹之士哉

贊曰湘山之南實為桂林湘江之合煙雨蕭森有美君子篤行修名躭幽蒔光悠悠古心

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曾祖情仕元為經歷祖福山隱居江湖間父景起家巴陵遂為巴陵人一清幼

頴異日誦數千言舉神童大宗伯姚夔少宗伯鄒幹胥
器之䟽補翰林秀才成化戊子中順天鄉試壬辰登進
士第授中書舍人聲華籍甚擢山西督學僉事弘治初
起復補陜西督學召入為太常少卿督四夷館轉南京
太常卿壬戌歲和碩入邉馬政廢弛乃遷副都御史督
理茶馬上五事曰復金牌曰專廵偵曰嚴私販曰處茶
課曰廣茶價監苑胥庇甲子廵撫陜西修復靖邉諸城
壯浪諸隘及花馬池諸要害罔弗振擢乙丑關西大歉

西戎北敵互相蹂躪大冦固原一清單騎馳至瓦亭驛會主帥曹雄預設伏兵冦聞宵遁隆德山正德丙寅復命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諸路軍務上四事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邊土咸賴一清復經略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統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邊人之巢穴其中氷堅入套東冦宣大西冦寧固厥患無窮

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逆瑾柄國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寘鐇據寧夏以叛仍起公總制西夏罪人斯得遂與監軍張永定策暴瑾罪狀武宗震怒瑾伏誅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辛未順天應天及山東河南盜起公上疏十一事曰裕民曰增軍曰

定賞格曰宥脅從曰聮鄉保曰充賞賚曰嚴罰禁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上嘉納之冠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宫災一清上疏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祀郊廟太慢其三謂創梵宇於西内其四調邉兵於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十一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乙亥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丙子上疏論遣太監劉允往西番積忤權貴嗾姦訾毁復乞休歸丹徒嘉靖初大學士楊廷

和蔣冕毛紀去位上特召用一清首疏起用謝遷時遷已八十餘矣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卒公所著有石淙集督府奏議玉堂稿廖道南曰予為編修時直邃菴柄國見其奬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邊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有訾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穹顯以故其門如市而其心未必如水云贊曰皤皤國老萬夫之望發跡於

滇揚靈於湘首儲翰書繼督學政握機御戎振威宣令三秦底定兩都迴翔國有筮龜士有圭璋政本綵綸出而復入嘉猷恒告基命宥密

殿閣詞林記卷二